

早闻秋声

谁才配得上黄蓉

徐克新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官宣，关于黄蓉扮演者庄达菲的讨论，远远超越了知名度更高的男主角肖战，她的履历、外形甚至和同年龄段花旦演员的对比都炒得沸反盈天。说来也奇怪，明明《射雕英雄传》的重点是郭靖从傻小子到侠之大者的前半生，每一次影视化最受关注却都是黄蓉的选角——从83版的翁美玲开始，94版的朱茵、03版的周迅、08版的林依晨以及17版的李一桐，几乎都难逃被评价、被比较甚至是被追问“配不配”的时刻。

其实今天回头看黄蓉这个角色，欣赏之余多少有遗憾，这么一个几乎完美的女子，几乎一辈子都围着她的“靖哥哥”打转，到了《神雕侠侣》更被儿女拖累，多了几分疲惫感和世俗气。但即便如此，仅论《射雕英雄传》，黄蓉依然称得上是男女通吃的讨喜：白衣胜雪踏舟而来的场面，充分满足了男性对理想伴侣

“从天而降”的期待；大胆地追求所爱、智斗欧阳锋叔侄等情节，亦让女性看到了以才智成就自我的可能。

或者说，青年黄蓉，注定不是一个容易演好、容易呈现的角色。一方面，金庸毫不吝惜以最华丽的辞藻形容她的美貌，“不可逼视”“耀眼花生”之类的形容词，即便是最当红的小花旦也未必敢认领；另一方面，她的性格立体而复杂，既有出自天然的可爱，又有古灵精怪的邪气，而遇到郭靖之前那淡淡的孤独与叛逆，相知相伴后的绝对深情和偏爱，都需要细细揣摩。一颗九转玲珑心如何表现，既考验演员自身，亦对导演有更高的要求。

所以，哪怕是影响了几代人的83版，在许多观众心中亦有剧情魔改、翁美玲刁蛮气太重的问题。朱茵表演时喜欢摇头晃脑的习惯，周迅沙哑的嗓音，林依晨太过娃娃脸的外形以及李一桐小家碧玉的模样，也都曾难逃

批评。尤其是在观众审美日趋个人化、垂直化的今天，要选出所谓公认的符合大众想象的黄蓉，更是难于登天——庄达菲被批评的原因大概也在这里：外表、气质、演技、至少要有一项能靠近黄蓉吧？在几乎不太沾边的情况下横空出世，确实称得上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了。

换个角度想，不同年代的人心中大概有不同模样的黄蓉。比如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更多80后心中的最佳黄蓉大概率花落朱茵，而90后、00后又更偏爱林依晨和李一桐。这种奇特的眼缘，就好比郭靖与黄蓉之间的一眼万年，先见到谁，谁就是你心中那个不可磨灭的第一。对年轻的庄达菲而言，属于她的运气或许还在后头。

早闻秋  
媒体人

花言峭语

龚琳娜的存在感

刚看到《乘风破浪的姐姐4》的名单上有龚琳娜时，就暗暗希望，她能改编《爱如火》，没想到她一出现在初舞台上，就唱起《爱如火》，在原作的基础上，加入戏腔，并且强化了舞曲部分，让这首歌焕然一新。

乐评人耳帝说起这件事：“然而没想到龚琳娜居然是把‘土俗’改‘痴癫’，反而观感很疯很有趣。其中的戏曲元素、中国风、高难度头声吟唱，用这些看似‘雅’的元素消解了雅的高高在上，让人感到了‘俗’的快乐。”他也称赞了《爱如火》这首歌，认为这首歌是一种民间的自发创作，“它是可遇不可求的，是无心插柳的，也是创造了它的人在进入工业体系后所不能持续产生的，它很珍贵，属于失败者、伤心者、边缘者。”

这大概也是龚琳娜的动人之处，她能欣赏并且识别这种自发创作，在这些作品还被人们蔑视的时候，就能觉察到其中凹凸不平、粗糙奔放，但却充满了生命力的那一面，这也是龚琳娜能够有别于其他的歌手，能够在千人一面的民歌嗓中突围出来，并且让人重新意识到声音之美的原因。这是一种强烈的生命自觉，艺术自觉，和生命在场感。



情人看剑

徐克拍金庸，如何破局

徐克终于宣布了电影版《射雕英雄传》的主演阵容，这意味着传说多年的大项目又开始启动了。往大里说，中国电影市场的体量与潜力重新得到了资本的首肯与拥抱，市场回暖指日可待。能不能把观众唤回影院，还必须得有更多这样的本土豪华巨制。

投资人的账本，我们也看不懂，我们只认得那一个个金光闪闪的名字，再度被燃起观影热情，将来真金白银买票看戏也不在话下。不过且慢，《射雕英雄传》并不是徐克拍金庸小说的首选。过去种种资料显示，他更想拍的是《神雕侠侣》。这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事，夙愿未了，也说明了青年徐克对于题材选择的偏好，比如《笑傲江湖》不是首选，《东方不败》才是；《射雕》不是，《神雕》才是。

缠绵、暧昧、禁忌、邪魅，似乎更能刺激创作者天马行空思维奔逸，而单看郭靖的人物

成长弧线，基本等于一条直线，无非功力高低增减，而非心灵成长蜕变。一个笨小孩的故事，徐克当年也会翻白眼，他更感兴趣的人物当然是：孙悟空、东方不败、青蛇、金镶玉。如果《射雕》里有什么人物会让他眼前一亮，那也是黄蓉、黄药师、梅超风，甚至欧阳克。

把金庸小说改编成电影，从来也没有最优解。“武侠新世纪”时期的导演张彻形容，金庸“为人沉着厚重，其作品如长江大河”，以长篇小说的篇幅讲述的英雄成长之路，当然更适合后来的电视连续剧来改编。而被人推崇的金庸电影，往往都是离题万里的，比如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徐克的《东方不败》，导演和观众嗨了，原著作者却一肚子火，因为挂羊头卖狗肉。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金庸后来要起诉写了《此间的少年》的作家江南，“在香港用我小说人物的名字是要付钱的”，有本事你们自己创造一个新宇宙。

新《射雕》还会塑造出东方不败一样的经典人物吗？不太可能了。都说现在容错率越来越低，不仅明星们收敛了星光，面目愈加模糊，电影里的人物也多已了无生趣。现在来看，越是大投资，越不太可能允许有争议空间的主角人物存在，看看《无名》里“改邪归正”的王一博便知，安全生产永远排在第一位。

徐克唯一可以破局之处，只有技术。如你所见，新一轮科技革命已加速到来，电影必将或者说已经开始受到冲击。以求新求变著称的徐老怪，自然会是最快对新技术做出反应的电影工作者。以他的惯常风格，绝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会全身心拥抱新世界。

所以，依然可以对徐克电影保持期待。

长风新  
媒体人

钱眼识人

走进“龙城”的马伊琍

根据笛安小说“龙城三部曲”改编的家庭剧《龙城》终于迎来了大结局，女主角东霓的扮演者马伊琍迎来职业生涯里不算小的吐槽浪潮，书迷们最揪心的就是她是不是把书里那个充满魅力的角色演得也太婆妈了，首先要“问责”的就是造型，垂着厚重刘海的假发顶在头上，加上血红色唇色，塑料味有点重，其次就是剧情是不是也太狗血了。

我还真看过原著，曾有一种错觉，感觉笛安是在对标亦舒。东霓就像《玫瑰的故事》、《喜宝》或者《印度墨》中女主角，是一株生在末世的铿锵玫瑰，一头瀑布般的黑色长卷发以及似笑非笑、时而柔情时而嗔怒时而冷漠的眼眸还有红艳欲滴的红唇就是她的“大杀招”，裹着凉薄的性感皮囊，内心深处却还有一些情义的执念。这些都是文学作品里可以用语言去表达，读者可以去想象的高难度动作，是需要建立在一个与之相匹

配的物理环境才能成立。更不要说，很多资深书迷也捕捉到，东霓与堂弟西决之间的复杂情愫又给这个角色加了难度系数。现在想来，金马影后马思纯在《第一炉香》铩羽而归，也不能说完全是能力差，而是因为作者制造的概念太高了。事后诸葛亮或许能点兵点将，说换谁谁来演就好了，但只有创作者才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

回到剧版《龙城》，我倒是觉得选马伊琍有歪打正着的效果，那厚重的假发一改她素日里现代的干练短发，塑料感反而把东霓的宿命用一种形式说出来了。这个版本的东霓身上混合了凉薄、市井以及文艺三种气质，像并不太自洽的火锅，味儿冲也杂，但较之放眼望去那种精明能干、情商爆表、正能量的小媳妇角色，又因为她的违和而有一种罕见的人情味。

东霓在原生家庭里的尴尬其实就是一套“戏服”，她的存在就是尴尬。东霓是需要有一套“戏服”去武装自己的，哪怕是塑料，它的俗艳、繁复、笨重都是一副不得已的铠甲，去掩饰自己的无助、脆弱与孤独，保护自己所剩无几的尊严。马伊琍在弟妹之间故作蹦跳的少女感、在长辈面前故作夸张的亲热感，以及有时候故作戏谑的冷静，都是很多年前面对一地鸡毛时的防御战备。实际上，这次出演东霓

能够证明马伊琍是有驾驭复杂角色的基础能力。剧中有一处闲笔打动过我，剧情是东霓趴在窗台上回忆童年阴影，父母大打出手，把相机摔在地上。马伊琍设计了一个小动作，用手指不停摩挲下巴，就像是在担心物件碎片飞溅到脸上留了疤痕一样。这一幕也颇像电影《爱情神话》中李小姐在送走老白之后对着窗台感怀，此时的东霓和李小姐是能够惺惺相惜的，身陷家庭琐事的泥淖而没有一骑绝尘的机遇，于困顿中怀揣着微薄的希望。这个时候，无论是红唇还是厚刘海也看得顺眼一些了，有那么一瞬间让我脑子里冒出唏嘘的四个字：事与愿违。

《龙城》这部剧收官时在豆瓣上的评分勉强及格，我以为最根本的还是故事的问题，时过境迁了。现在的观众耐性有限，对于作者刻意铺陈的戏剧性会简而化之地理解为“狗血”。演员越是认真地去表现“狗血”就越尴尬，但也不能完全没有信念感，如此一通加减算法，走进“龙城”的马伊琍也只能算差强人意，槽点难甩了。

钱德勒  
媒体人

韩松落  
作家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